

一、超心思底进化

精神造诣的寻求，有过许多时代，至少在某些文明中，比较现代，或毋宁是比较过去几世纪普通在全世界上，更广泛且更深切。因为现代，这弧线似乎是寻求之一新转向的起始，发端于过去所已成就者，自加发射向一更伟大底将来。但时常是，纵使是在古韦陀时代，或在埃及，精神底成就或玄秘知识，只限于少数人，未尝广被及人类全体。人类全体进化迟缓，其本身包含了进化的一切阶段，从物质底和情命底人以至心思底人。一小部分人已推出限度了，开启了向玄秘底精神底知识之门，准备着进化之上升，超出心思底人至于精神底和超心思底存在者。有时候这少数人发施过奇巨底势力，如在韦陀时代的印度，在埃及，或如传统所云，在海洋岛(*Atlantis*)，且决定过民族之文明。铃上了一精神底或玄秘底鲜明标志；有时候那班人站开了，自守于其秘

密宗派或会社里，未尝直接影响一个文化，已沦于物质底愚昧或混沌黑暗中者，或沦于坚硬底外在启明而弃拒精神知识者。

进化的循环常是向上的，但它们皆是圆弧，不是循一直线上升。因此这程序使人得一印象，这是一系上升和下降，但在进化中所获得之至关重要者，已经保存起来，或纵使一时被翳蔽了，亦在新形式中再现，适合于新时代的。

创造已下降有体之一切等级，从‘超心思’下到‘物质’，在每一等级上它创造了一世界，一统治，一界，或一秩序，与那等级相合的。在此物质世界之创造，这下降着的“知觉性”有一番汨没，没入一似是底‘无心知’中，又从那‘无心知’出现，一等级一等级上升，直到它恢复到精神底和超心思底极顶，而在此世间“物质”中显示其权能。但甚至在“无心知”中，有一秘密知觉性在工作，可以说，用了它所固有的一内涵且隐蔽了的“直觉”在工作。在“物质”的每一阶段，在“生命”的每一阶段，这“直觉”负担一番工作，与那阶段相合者，在障碍后作为，支持且贯彻着创造底“力量”之当前需要。有一“物质”中之“直觉”，支持着物质世界的行动，从电子以至太阳与行星及其所含。有一“生命”中之“直觉”，同样支持而且领导“物质”中的“生命”之活动与发展，直到它准备好了心思底进化，以人为其乘器者。在人，创造也循此同一上升程序，——内中之“直觉”——随他在进步中所达到的阶段而发展。甚至科学家的精确知识，倾向于否认“直觉”之分别存在优胜性的，亦不能真向前进，除非在他后面有一心思底“直觉”，

使他能向前进一步或预测所当做的事。然则“直觉”是有在于事物之始,有在于其中段,亦有在于其圆成之终。

但‘直觉’之取其正当形式,仅当人超出了心思境界而入乎精神之域,因为唯有在那里,它方能从隐障之后充分现前,而后露其真实且完全底自性。与人的心思进化相并者,有另一进化的早先程序在进行,那准备着精神底和超心思底存在者。这会有两条路线,一是去发现秘在于‘自然’中的玄秘力量,和那些隐秘界,隐秘世界,为‘物质’世界在我们面前遮蔽过了的,另一是去发现人的心灵和精神自我。设若“海洋岛”的传统说是正确的,那是属于一种进步的,进到了玄秘知识的极端,却不能再前进了。在韦陀时代的印度,我们有另一成就路线所留下的纪录,即精神底自我发现的;玄秘知识是有了,但保持之为附庸。我们可说这里在印度是‘直觉’的统治先到;‘知识’底心思后下方发展于晚出的哲学和科学中。但事实上一时代的大众人群,很明显的,全然生活于物质界上,敬拜物质‘自然’的神祇,从之求达全是物质底目的。韦陀的神秘人物之功,向他们启示了后面的事物,由于一种内中底见,闻,和经验之权能,那是限于少数‘见士’和圣人的,谨慎地在大众前保守了秘密,——神秘主义者常是坚守秘密的。在精神界上的这么一番“直觉”之发华,我们很可能归功于从前一循环期中取下的重要获得之迅速重现。设若我们分析印度的精神历史,我们当发现达到了这一高度后,便有一下降,从事于取起已进化了的知觉性之每一低级,联之于极顶

上的精神者。韦陀时代以后，继之以智识和哲学之大发华，可是仍用精神真理为其基础，试欲重新达到它，不是像韦陀时代的见士一样用直接底‘直觉’或玄秘程序了，而是由心思的观照底，推测底，逻辑底思惟之权能；同时瑜伽的修为术也发展了，利用思惟心作达到精神实践之手段，同时将此心思本身精神化。于是继之以诸派哲学与瑜伽术之发展时期，是愈加运用情感体和感觉体为精神实践之手段，由情心与感觉将人中之情感底水平精神化了。这随附了密乘及其他道术，取起了心思意志，生命意志，识感意志，将其同时变为精神化之工具和原地。在“赫他瑜伽”中，以及将身体神圣化的各种尝试中，亦复有一道努力，于生活底‘物质’也要达到同一成就，但这仍有待于发现身体中的‘精神’之真特著方法与权能。因此我们可以说，宇宙‘知觉性’在降入‘物质’以后，循了两条路线导行着进化，一条是上升，达到‘自我’与‘精神’之发现，另一条是下降，透过已经进化了的心思，生命，和身体诸水平，庶几取下精神知觉性亦复加到这些中间，以此圆成物质宇宙之创造中一点秘密本旨。我们的瑜伽，在其原则上是取起，总括，而且圆成这程序，致力于升到可能最高底超心思水平，而将其知觉性与权能取下到心思，生命，和身体里。

现代文明的情形，唯物主义底，加以外化了的智识与人生努力，你所感到那么苦楚的，只是一段插话，但也许是免不了的。因为，设若心思，生命，和身体的精神化是所当成就之事；“精神”之虽在物理知觉性和物质躯体中亦知觉现前，则一个时代，以物

理生命置于最前方，自奉于智识之努力，以发现物质存在之真理，也许已必当来到。一方面，以一切皆物质化，上至智识本身，这造成了你所说的在精神寻求者的极端困难，但是，另一方面，这已使“物质”中的生命得到一种重要性，过去的精神性倾向于所不许与的。在一义度下，这已使其精神化对精神寻求变为必需了，于是帮助了进化着的精神知觉性降入土地自性之下降运动。多于此，我们无从替它申辩了；毋宁是其知觉底效果反在于窒塞且几乎熄灭人类中的精神原素；仅是由于神圣地运用反对者的压力，以及从上而来的干预，乃可有精神结果。

*

*

*

凡人类历史各方面，皆可视为土地知觉性之一番作发，其间任何方面皆有其地位和意义，所以这唯物论底智识方面必应到来，而且，无疑，也尝有它的目的和意义。人也可认为其结果之一，乃是当作一实验，要看人类知觉性，由一智识底，外在底对“自然”的管制，仅用物理底和智识底手段，而无任何高等知觉性与知识之干预，可以进到多么远，而且达到何处，——或者，这可能以抵抗而帮助引起在一切事变后生长着的精神知觉性去试行管制“物质”，将其转对“神圣者”，正如密乘（*Tantriks*）人士或维瑟努派（*Vaishnavas*）人士，不满于韦檀多学派之引转心思对向“无上者”，对情感底和低等情命自性所曾试作的。但过乎此便很难说了，也难于以此唯物主义本身为一精神事物，或以为现代

欧洲的黑暗,纷乱,强暴底境况,乃是‘精神’下降之必不可无的准备。这黑暗与暴力,似乎势将毁灭那心思底理想主义与求和谐之欲望的光明,如其已成功建立于人类心思中者,显然是由于许多凶猛黑暗底情命“权能”下降,试图占据此人类世界为其自有,非为了一精神目的。是真‘阿修罗’的力量从黑暗底情命世界这么下倾,有些玄秘学者也预言过,以为是‘神圣者’下降于其情命境域之压力的最初一结果,但那是视此为一战斗情形,非是什么有助于趋向“神圣胜利”的事物。人类智识的企图要克服物质‘自性’;为了自体的目的而利用它,遂搅起了‘物质’;可能打破一点被动性与惰性,但那是为了物质目的而为,在一刺闱性底精神中,以否定精神性为其心思基础。这么一种企图,可能终于混乱和解体,诚亦似乎正这么终结了,而新底创造与重复结合的那些企图,似乎是结合物质‘自性’的阴森严厉,合上一半动物底情命“自性”之野蛮底兽性和强暴之复起。精神力量如何处理这一切呢,如何利用物质宇宙之能力的这么一番搅动呢?“精神”之道是和平与光明与和谐之道;设若它当作战,恰恰是因为有这种种力量在,要熄灭或阻碍精神光明。在精神底转化中,隋性当代之以神圣底平和与安静,刺闱性底混沌底能力,应代以平静而雄厚且纯洁而自由底动能,而心思,则当保持为黏柔,以应合高等知识“光明”的工事。唯物主义的活动,将如何自效于那转变呢?

唯物主义在其基础上难是精神底,因为它的基本方法,正是

精神底行事之法的反对面。精神底从内向外作，唯物主义之法是从外向里面作。它以内在体为外在体之结果，基本是一“物质”的现象，以那种事物观念工作。它要以外在方法使人类“完善化”，其主要努力之一，便是建造一完善底社会机器，这将训练而且强迫人们是为其应当是为者。私我之消失于“神圣者”中乃精神理想；于此却代之以宰杀个人以奉献于军事和工业的国家。凡此一切中何处有精神性呢？

“精神性”能来，仅由后开心思，情命，和生理体，后对最内心底心灵，后对高等“自我”；神圣者”以之隶属于精神力量，作为内中“光明”，高等“知识”与“权能”之润道。其他事物，如心思底，感觉底，情命底，往往皆被误称为“精神性”，但它们缺乏那真本性格，没有那个这名词便失去了它的真意义的。

*

*

*

凡你所说，在其普通结论上，只推到这事实，即这是一进化迟缓的世界，其间人已从动物界显出，但还没有离出；光明已从黑暗显出，一高等知觉性，从起初是死底其次是奋斗着且混乱底不知觉性显出。一精神知觉性是出现了，是经过这精神知觉性，人乃能遇合“神圣者”。各种宗教，充满了情命底和心思底，混杂底，纷乱底，和无明底质料，只能对“神圣者”有所瞥见 实证论的理性，根据事实之为事实而诘难，不肯信有任何可能底或将然底事物，便全不能得到任何视见了。精神知觉性是一新底知觉性，

必得进化出而且也在进化了。这是很自然底事，起初而且经过一长久期间，只有少数人可得到充分光明，多数人，比起人类全体来仍只算极少数，当部分得到。但少数人所获得的，能在进化的一阶段上完成且更加普遍化，而那便是我们正试作的事。但倘若要得到这光明，和平，与悦乐的较大底知觉性，则不能由诘难与怀疑主义而得，那只能堕回到已然者，会说：“这是不可能的，在过去所未曾有的，在将来也不会有，凡至今所如此不完善地实践的，在将来不会实践的更好。”——信忱，一意志，或至少一坚决底要求和企慕皆是必需的——一种感觉，我以此且唯独以此乃能满足，和一种策进，非此成就则决不终止。这是为什么一怀疑主义和否定的精神阻碍了路，因为它们障碍了创造出那些境况，精神经验能在其下自加开展的……

*

*

*

超心思的下降是一长久底程序，或至少是一个程序需要长久准备期，人只能说，工作有时以强底压力要趋于圆成而进行，有时为从下而起的事物所稽迟，应加处理好然后方能进步。程序是一精神底进化程序，集中于一短时期里；要可不如此作（由人所视为一奇迹底干预），只倘若人类心思比较柔顺，较少执滞于其愚昧里，像它于今这样。如我们所想像的，它应起初在少数人中显示，然后推广，但不很像一时便会压服全球。它将作什么，它将如何作，不宜讨论得太多，因为这些事皆是超心思自体

会规定的,自其内中的‘神圣真理’而作为,心思不当试行替它铺下所要遵行的轨道。自然,解脱下心知底无明,解脱疾病,随意愿而享寿年,改变躯体的功能,必列入一超心思底转化之究竟原素内,但这些事的详情,应让超心思底‘能力’去作出,依照其自性的‘真理’。

超心思之下降,在事物的逻辑中是一不可避免的必需,因此为必然。因为凡人不了解超心思是什么,不领会知觉性在一无心知底‘物质’世界中出现的意义,所以不能悟到这必然性。我假想一位现实观察者,倘有一位在地球的开始之际,未从无生命底‘物质’的统治解放之时,必然批评在一冥顽底土地,岩石,矿物的世界,而会有生命出现,任何这种允诺为矛盾,荒唐。同样的,此后他会重复这错误,以为思想与理智会在一动物世界中出现,是一矛盾和荒唐事。于今关于超心思的出现,亦复是这样,出现于这人类知觉性世界之颠蹶着的心思性及其推理的无明里。

* * *

很可能有过和谐的时期,在各个水平上,不是超心思底,后来却被打扰了,——但那只能是一个阶段或休止处,在出自“无心知”的精神进化之弧线上。

* * *

这里的意思是说‘神圣者’在其真元底显示里,向我们启示

其本体为‘光明’与‘知觉性’；‘权能’；‘爱’与‘美’。但在其真实宇宙显示中；‘无上者’原为‘无极者’而非任何范限所缚，在其“本体”中，在其具无数可能性之知觉性中，能显示出一点什么，似乎对它本身为反对者的，能显示出一点什么，其中可能有“黑暗”；‘无心知’；‘惰性’；‘冥顽’；‘乖刺’，和‘散坏’。是这个，我们见其有在于物质世界的基础上，于今说之为“无心知者”——即《黎俱韦陀》中的‘无心知海洋’；彼一‘藏于其间，升起为此宇宙形式，——或者，有时亦称曰‘非有体’（*Asat*）。“无明”，为我們的心思和生命的特性者，乃“无心知”中的这渊源的结果。进者，在出自无心知底存在之进化中，自然而然兴起了许多权力和有体，志在保持一切为‘神圣者’之否定者，错误与无知觉性，痛苦，患难，黑暗，死亡，弱点，疾病，不和谐，罪恶。由是有此世间显示之妄倒，未能启露“神圣者”之正本真元。可是在此进化之正本基础下，凡为神圣者皆已内人而先在，迫于要进化发皇，即“光明”；‘知觉性’；‘权能’；‘完善性’；‘美’；‘爱’。因为在‘无心知者’本身，在‘无明’之妄倒后面；‘神圣知觉性’在隐藏着，在工作着，而且必愈加出现，终于抛弃其乔装。这是为什么有说此世界是命定了要表现‘神圣者’的。

你所说关于超心思底进化是对的，除了不必定整个人类皆将化为超心思底。更似乎会发生的，是以其下降，超心思原则将建立在进化中，正如心思原则，以思惟底‘心思’和‘人’之出现，而建立在地上生命中。在地球上，会有超心思底有体之一种族，

正如于今有心思底有体之一种族。人自己将得到更大底可能性,升到他的心思和‘超心思’间之过渡诸界,使其权能有益于他的生命,那意义将是地球上人类之一大转变,但不像是心思这阶段会从这上升之等级上消失,而且,倘若这样,一心思种族继续存在,乃为必需,以便形成情命底与超心思底中间一阶段,在‘精神’的进化运动中。

如你所提及的,高等有体之这么一种下降,可能设想其为转变程序之一部分。但转变的主要部分,将是超心思底有体之出现,超心思底自性之组成于此世间,正如在进化的过去这一阶段中,心思底有体已经出现,心思底自性已自加组成。今兹我不甚爱说高等有体之下降,因为我的经验是,那引到一虚荣底时常是自私底浪漫主义,分散了对真实工作的注意,即‘神圣者’之实践与本性之转化的。

*

*

*

我们现在所做的,倘若或时当我们成功,将是一发端,不是一完成。这是在地球上一新知觉性的建立——一个知觉性,具备了无穷底显示之可能性。永恒底进展是在显示中,出乎其外便没有进展。

设若目的在于心灵之从此生身袍服中救赎出,则不需要超心思化。精神底“解脱”(Mukti)和“涅槃”(Nirvāṇa)便够了。设若目的在于升入超物理诸界,则亦复不需要超心思化。人可

以由敬拜上面某一天界之“主”而进到那天界。但那不是进展。彼方诸界皆定型界，每界固定于其自体的类别，典型，律则。进化在此世界运行，所以这土地是正当进展的原野。他界中的有体，不从一界进展到另一界。它们固定于其自有的典型里。

纯一元韦檀多论师说，一切皆‘大梵’，人生是一梦，一非真实，只有‘大梵’存在。人可得‘涅槃’或‘解脱’，则活到此身体去世而止，——以后没有生命这么一会事。

他们不信转化，因为心思，生命，身体皆一无明，一幻有，——唯一真实性乃无相无缘之‘自我’或‘大梵’。生命是一有缘会之物，在纯‘自我’中，一切生命与缘会皆息。一个幻有，除为一幻有永不能为旁底什么（无论怎样转化了），则将其转化有什么用处，又有何可能呢？在他们没有这么一会事如“涅槃底生命”。

只有某些瑜伽，目标乃在于何种转化，除化无明为知识，理念亦多不同，——有时是一神圣知识或权能，或否则是一神圣纯洁性，或一伦理底完善化，或一神圣底爱。

应当加以克服的，是‘无明’之反对，不肯要本性之转化。倘若那能克服了，则古之精神理念不会形成阻碍。

这原意不在于将人类全体超心思化，而是在此土地进化中建立一超心思底知觉性原则。倘若那做好了，则凡所需要者皆将为超心思底“权能”本身所作发。因此这使命之广被并不重要。所关重要者，是这事要全然作成，无论在怎样少数人；那是

唯一困难。

设若身体的转化完全了，那意义是人便不会隶属于死亡——但这不是说人便应当永久保留此同一身体。人若要改变，可替自己创造一新身体，但如何作现在不能说了。于今的方法是物理生身，——有些玄秘论者假定有一时代到来，其间这不必需了，——但这问题当使超心思底进化去决定。

关于超心思的问题，现在无益于答复了。超心思不能以心思所了解的名相去描述，因为那些名相将是心思底，心思则在心思底办法和心思底意度里去理解它们，于是失却了它们的真意义。然则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了，这些皆应奉于初步工作上，——有体和本性之性灵化和精神化，无之则没有超心思化为可能的。使性灵所领导的整个机动底本性，自加充满以机动底精神光明，平和，纯洁，知识，力量；使之此后得到中间精神诸界的经验，且知道，感到它们的意义而在其中作为；最后方可能说起超心思底转化。

*

*

*

瑜伽之一完善技术是什么，或无宁说一改变世界或改变“自性”的瑜伽之技术是什么呢？不是那么一个，取起人身上某处一点点，搭上一个钩子，用一个滑车将他扯起来，吊到‘涅槃’或‘天国’里去。一个改变世界的瑜伽，其术应该是多方、宛曲，有耐性，遍涵广纳，有如世界本身。设若它不解决一切困难或可能

性，且谨慎地处理每个必需底原素，它会有任何成功的机会么？每人能懂的一个完善底技术能作那事么？这不像写一首小诗，有一固定底格律，用了有限底少数节调。设若你以诗为喻，所当作的是一部《摩诃婆罗多》史诗数量的《摩诃婆罗多》史诗。而且，与有限底希腊底完善相比较，《摩诃婆罗多》的技巧又是什么呢？

其次，在这么一种情形下“辨智”(vicārabuddhi)有什么用呢？设若人应得到一新知觉性，超出推理的智识，能不能循那些路线去作？——那些路线是为推理智识所裁判，所了解，每一步为它所管制，为智识所教示，它所应当作什么，它的成就的度量是什么，其步骤应该怎样，其价值是什么。设若人这么作，是否竟可超出推理智慧的范畴而进到超出它以外者呢？而且设若人作了，他人又将如何以智识度量而裁判他所作的呢？时若人自己在寻常知觉性里，如何能裁判超出寻常知觉性以外的事物呢？岂不是仅由超出你自己，然后你能感觉，经验，裁判超出你的事物么？无此感觉与经验，一裁判的价值算什么呢？

超心思想将作什么，心思无从预见或规定。心思是无明而寻求真理 超心思想在其真实定义便是‘真理知觉性’；‘真理’之具有其自体，以其自有的权能而圆成其自体。在一超心思世界中，不完善与不和谐皆必然消失。但我们于今所计划的，不是使此大地成为一超心思底世界，而是使超心思想下降，作为一种权能和建成了的知觉性在其余中，——使其在此间工作且圆成其

自体,正如‘心思’已下降于‘生命’和‘物质’中,当作一‘权能’在其间工作,在其余中圆成其自体。在改变世界,改变‘自性’,由打破她现在的范限,这已很够了。但这将作什么,如何作,经何种程度去作,——这是现在不宜说的事。“光明”若在那里;“光明”本身会作它的事,时若超心思底‘意志’立于世间,那‘意志’会决定的。它将建立一完善,一和谐,一“真理”创造,——至若其余的,好哪,便将仍是其余的了,——这便是一切。

*

*

*

这转化不能个人作成,或仅在一孤独方式下作成。没有个人孤独底转化,而与为了土地的工作(那意义是多于任何个人底转化)无关,会有可能或者有用。亦复没有个人能独以他自己的权能作成这转化;这瑜伽的目的,亦复不是这里那里创造出单独底超人。这瑜伽的目的,是将超心思底知觉性召降到土地上,在此将其固定,创造一新种族,以超心思底知觉性之原则,统治个人和集体的内中与外在生命。

个人一随其准备而接受下的那力量,将安立超心思底知觉性于此物理世间,这么造成一核心,为了它自体的扩大推广。

*

*

*

设若精神者和超心思者同是一物,如你说我的读者那么想像的,则已往各时代的圣人,信士,瑜伽师,修道人,必然皆是超

心思底有体，凡我关于超心思的撰述，皆成了那么许多冗余废料，无用，弃物了。任何人有精神经验者，必然是超心思底有体；这修道院必充塞了超心思底人物，印度每一其他修道院也一样了。精神经验能自加固定于内中知觉性里，且将其变换，将其转化，倘若你愿意那样，人可遍处证验‘神圣者’；‘自我’在一切中，一切在‘自我’中，遍是底‘权能’作着一切事，人可感到汨没于“宇宙自我”中，或充满了极喜底敬爱和‘阿难陀’。但人可能且寻常也是仍然继续在‘自性’的外在部分，以智识思惟，或至佳用了直觉心思，以心思底意志愿望，在情命表面感觉喜乐与忧悲，在此有死亡与疾病的身体中，由人生之奋斗而遭受身体的痛苦和忧患。那转变只是内中自我将观察这一切，不被激动或恼乱，完全平等，以之为‘自性’的必然有底一部分，至少在人从不从‘自性’出脱而归到“自我”时，为必然有。那不是我所想像的转化了。这是复乎另外一知识权能，另外一种意志，另外一感情与识觉的光明本性，另外一物理知觉性的组织，必将由超心思底转变而来的。

*

*

*

精神实践，可以在任何界上得，由与‘神圣者’相接触（他无所不在），或者，由知见内中的‘自我’，那是纯洁而非外在运动所触及的。超心思则是一超上底事物，——一动力底“真理知觉性”，尚未有在于此，而是得从上召降的。

*

*

*

只有超心思者方是大全知识。一切在其下者，从“高上心思”以至于“物质”皆是“无明”，——“无明”从一水平一水平上升，进向充分知识。在“超心思”之下可能有知识，但那不是大全知识。

*

*

*

我未尝说除了超心思底“真理”一切皆是虚伪。我说过在超心思底以下没有完全底“真理”。在“高上心思”中，本为完全且光明底“超心思真理”分化为各部分了，许多真理彼此相对，各动而求成就其自体，作成其自体之一世界，或否则占优胜或有分得于诸世界之以各个分别底“真理”与“真理力量”合成者。在等级上更下降，段片分化愈加明著了，以致能容许正性底错误，虚伪，无明，终至于无心知如属“物质”者。此一世界出自“无心知”，发展出了“心思”，即“无明”之一工具而试欲探触“真理”者，经过许多范限，冲突，混乱，和错误。回到“高上心思”，倘若人能全般作到，这在生身有体是不容易的，便是立于超心思底“真理”之边际，有希望进入其中。

*

*

*

不能有心思底律则或定义。人应该首先生活于“神圣者”中